

及物性及视觉叙事框架下儿童绘本的研究——以《美丽的新年》为例

乔艳玲 张鸣瑾^{通讯作者}

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50006；

摘要：语篇分析的多模态转向成为当今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图文关系为探讨多模态协同关系注入新的活力。本文以及物性和视觉叙事框架为理论方法，围绕绘本的特性，聚焦于绘本文字语言和视觉图像叙事的各种元素，结构以及读者的阅读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挖掘图文符号系统意义的创建以及图文意义的跨符号联动机制，可为多模态叙事语篇的图文关系机制研究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关键词：及物性；视觉叙事；图文关系

DOI:10.69979/3029-2735.24.5.052

引言

作为发轫于图像在表达意义上与语言的相互作用的旗手，Barthes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形象的修辞》(Rhetoric of the image)中探讨了图像与文本的三种关系；此后在社会符号学视角中，Kress(1996)对于模态定义的界定为准确描述多模态符号以及不同模态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他将其明确定义为“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

就西方自身的论域而言，大规模的多模态研究主要是由Halliday的“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理论发起的(Halliday, 1978)。后来，Kress&van Leeuwen(1996)创建视觉语法分析框架，其出发点是试图提供一种解释图像的理论，就像我们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法解释语篇一样。

在国内，李战子(2003)发文介绍Kress和van Leeuwen的《阅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以来，多模态研究迅速发展。(冯德正, 2017)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两方对话中，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对各类素材的分析纷纷探索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应用，其中不乏涉及对绘本的研究。

叙事活动最终可以归为两大类：以基本语言和图像为媒介的文本叙事和视觉叙事。绘本作为视觉图像叙事的代表性载体，它同时具有这两种基本的叙事方式。《美丽的新年》作为一本典型的叙事绘本，叙事结构清晰完整，在绘本叙事的点题(abstract)，指向(orientation)，

进展(complication action)，评价(evaluation)，结局(resolution)和回应(coda)部分均充斥着大量的图文意义，分析此绘本文字意义的创建以及两者意义建构中存在的跨模态机制有助于揭示和阐明叙事绘本文字关系，为系统阐释多模态叙事语篇图文相互关系提供思路。

1 理论介绍

1.1 及物性框架

现今意义上的及物性模式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末。(Halliday, 1969/1976)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具体涉及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和存在六个过程，前三者为主要范畴，后三者为次类，分列于主类两两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的，具有互补/析取关系的系统。(许西萍，彭宣维，2017)理论范畴方面，及物性系统被学者们进一步解释以及重构，该系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完善。不少学者在学习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后对该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建构，理论创新成果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促进了与及物性系统的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

1.2 视觉叙事框架

克瑞斯和范勒文依据功能语法中的三种元功能，创建了以再现，人际和构图意义为框架的视觉语法理论。但是随着传统视觉语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有人发现这套理论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大问题是它只适用于单个图像，而无法分析组图。在这种背景下，佩因特，

马丁和昂斯沃思对传统视觉语法进行了调整和补充，视觉叙事框架强势上桌。与克瑞斯和范勒文关注各类图像不同，佩因特等专门以儿童绘本为对象，并就其叙事性展开研究。因此，“视觉叙事”成为他们著述的中心词。儿童绘本是近年来引起语言学学者关注的体裁，它们尤其重视图文的协调关系以及图像与观众的交流，是多模式话语分析的理想对象。

2 分析过程

2.1 绘本文本语言的及物性分析

概念意义分为经验意义和逻辑意义。在小句中，经验意义具体通过及物性系统来实现意义，是语言再现经验的基石。韩礼德的及物性系统不同于传统语法的及物性。后者仅关注动词是否带有宾语，无法体现各种动词，以及各种小句之间的语义区别，但前者的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过程(process)，并说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加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

以小句为分析单位，本研究发现了《美丽的新年》绘本文本中囊括了及物性系统中的六种过程类型。但是不同的过程小句发生的频率不同，大部分小句中出现了物质、行为和关系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较低频率出现，而存在过程在绘文中极少出现。具体见表1。

表1

物质过程	67	39%
心理过程	15	8%
关系过程	22	13%
行为过程	43	25%
言语过程	18	11%
存在过程	6	4%

2.1.1 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识解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Hadlliday, 1969)其中核心的要素包括动作者(Actor),目标(Goal)和接受者(Recipient)。在多模态叙事绘文中，语言文本承载了构建和呈现故事世界的重要任务，需要通过大量的概念意义的表征推动叙事发展以及表达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胡勇, 2021)《美丽的新年》中物质过程的小句文本是实现概念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上述表格发现，该多模态绘本文言符号系统使用最多的小句类型即物质过程，该小句类型描写了主要角色所采取的一连串动作，如运用大量动词塑造美丽：停止，包好，蹑手蹑脚等。这样的小句类型有利于提升绘本的叙

事能力，从而实现让读者不断翻页去了解，提升叙事张力。

故事开篇即使用了物质小句：“美丽是一个梳着蜡烛头“冲天辫”的小女孩，她正忙着打扫卫生准备过年。”这个物质小句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读者展现了美丽其作为主角的叙事身份，导入了即将要开始的奇遇情节，从而建构了叙事的“指向”部分。“进展”环节中，“她摇着鞭子低声地自言自语”，在那个年代，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无不是男性的长辫，女性的裹脚以及眯缝眼。可这本书却截然不同，小脚女人和粗犷男人，都显得格外可爱和动人。美丽的冲天辫代表她要出头露面的内心。

2.1.2 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识解所思所想，包括认知，渴望，情感以及感知等心理活动。其中核心的要素包括感知者(senser)和现象(Phenomenon)。优秀的绘本不仅最基本的特征是图画具有讲叙事的能力，而且能够把主角某种状态下的情绪精准地表现以及还原在作品之中。“美丽也想吃糖果，但她更想要爆竹”以及“美丽想让马戏团的表演者用手把她倒立起来”，“进展”环节中美丽这些被刻画的心理过程均显示了相较于哥哥的勇敢，美丽也不逞多让。

2.1.3 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在绘本文本语言中，除了物质过程能够建构叙事绘本文中的故事现实，作者还应用了一系列关系过程来实现认同功能。小句的关系过程是强调“是”(be)的过程，为读者提供小句参与者及其属性的相关信息。例如，故事进展部分使用了两个关系小句“当他们抵达广场时已经是中午”。这个小句通过动词“是”达到连接小句中载体和属性之间的关系，提供故事发展的时间信息，充当了叙事发展的“背景”作用。

2.1.4 行为过程

行为过程介于物质和心理/言语过程之间，其实现意义的小句一方面被赋予人类意识活动，另一方面又兼具生理活动。在语言文本中，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的使用给予读者一种行为感和动作感，这样的小句过程突出动作的施为者，往往与故事中的主要参与者紧密相关，使读者得以进入叙事世界，持续关注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并且做出反馈和猜测。(胡勇, 2021)“指向”环节中，三个时态为现在进行时的行为小句呼应题目，表明了绘本的时间节点是除夕。“进展”环节中，美丽拿出一些豆饼在黑熊面前摇晃时，她的“冲天辫”都抖

了起来。透过这个描述，读者再一次了解到美丽勇敢的品质。

2.1.5 言语过程

言语过程识解的是所言所语，构成言语过程的动词有“说，告诉，诽谤”等。

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a process of saying）。“讲话者”（sayer）不一定是人。在言语过程中，“受话者”（receiver）也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出现。“讲话内容”（verbiage）可能是要传递给受话者的某个信息，也可能要受话者做某件事。（胡壮麟等，2008）“新年快乐，丑猪婆！”和“新年快乐，笨鸭公！”。这个言语过程体现了美丽纯真的性格。美丽很虔诚地跟鸭子和猪说新年快乐，又礼貌的鞠了一个躬，这样的画面真是让读者忍俊不禁。

2.1.6 存在过程

存在过程介于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之间。与关系小句类似的点是两者都识解了参与者存在的状态，区别在于存在过程只包含一个参与者，即 Existent。“中国北方，长城脚下，有一座四面城墙高筑的城市——北京。”“城市不远处，被大雪覆盖的村庄里，有一座也被院墙包围的房子。”绘本是翻页的艺术，按照书页的顺序连续的表达故事线，镜头语言的逐渐缩小，直接将读者带到了主人公的身边，置身于主人公的视角。“山顶的一棵树皮粗糙的老松下，坐着一个八面玲珑的年轻道士，正给人抽签算命。”读者翻到这一页时，便解答了之前美丽对于自己还能干什么的疑惑。

2.2 绘本图像语言的视觉叙事分析

作为小句呈现意义的主要方式，及物性系统中各种过程的线性展开帮助读者梳理清楚绘本的故事内容，但是绘本作为一种多模态文本，其主要特点是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形成一种图文合奏的效果。劳伦斯·泽阿根提出创作叙事性插画的首要步骤是理解故事内容，从中找寻最精彩的情节并通过插画呈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劳伦斯·泽阿根，2015）所以下一步要专注于绘本在于视觉叙事方面的“美”。

2.2.1 概念意义

在原始绘画或儿童绘画中，再现事物或讲述经验是其主流。（龙迪勇，2010）绘本中的图具有“直观”的属性，呈现了制图者所属文化中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即“有什么”的象征符号，这也是其相较于文本语言，儿童绘本的视觉符号表征更容易被人识解的原因。识解的过程与系统功能语法的概念功能一脉相承，涵盖了参

与者角色，事件过程本身和相关环境成分三个要素。

正如 Nodelman 和 Reimer (2003) 儿童文学的经典叙事结构是“离家出走”，主人公离开安全和受约束的家，到更刺激和更不安全的地方去冒险，最终回到属于自己的家。美丽的行动轨迹正是诠释了这种说法。

常规阅读绘本的路径一般是封面——前环衬——扉页——内页——后环衬——封底。这个路径也是产生绘本动态叙事的空间与时间路径。绘本《美丽的新年》（如图1）的封面直接明了地向读者展示了故事的主人公——美丽，桔色的画面中有两个孩子穿着传统的大襟服饰，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两根超级长的冰糖葫芦串。小女孩手挽着小男孩的手臂，看起来很天真无邪！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美丽，另外一个小男孩是她的哥哥圣玉。这个画面成为正式叙事的序言，从而内页才能自然而然地具体介绍美丽除外貌以外的人物塑造。“美丽的新年”从字面理解，既可以说是这位叫“美丽”的中国小姑娘的新年，也可以说是美好，好看的新年，新年对孩子来说本来就是美好的，再加上“美丽”这个定语，就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为读者进入叙事时空做好准备。



图1

从环衬到扉页，从北京故宫地图到贴着“吉祥”“如意”大字的四合院的青瓦门楼，运用解析语境的选择将主人公带入了读者的眼中。随着读者的翻页，视觉表象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整体语境，将所要认知的事件徐徐展开。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美丽的家中。

在叙事性图画书中，人物地位的转换是一种 [reappear:varied:status] 的选择 (Martin, 2013)。美丽就是一个叙事性的例子，它强调了美丽在哥哥心目中从不受尊重到受人尊重的身份转变。在作为不受尊重的人物期间，梅丽有时会受到哥哥的粗暴对待。其中美丽的冲天辫起到了承担连贯画面叙事的角色，无论是遭受到何种待遇，冲天辫的反复出现暗示了美丽在不同情况下仍然积极乐观的一面，是推进绘本中视觉叙事的关键。

2.2.2 人际意义

Painter 等人提出的视觉叙事框架不仅是对 Kress&van Leeuwen 的继承，其贡献之一就是舍弃了饱受争议的眼神表示求取的观点，创新性地提出了聚焦系统，用来考察图像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许多广受好评的绘本，实际上在整个故事中只使用了观察[observe]选择，让读者置身于故事世界之外，观察和学习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不过，观察式图像也可以在开篇图像中用于向读者介绍人物，例如该绘本在开篇使用观察式图像，其效果是为了建立起读者对人物的兴趣。故事的主人公靠在门槛内侧，直直地望着我们，身边是一只可爱的小白猫，虽然没有这样的语言支撑，却让读者不禁好奇作者要向我们展示什么内容。

2.2.3 组篇意义

组篇意义是指概念成分和人际成分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Kress & van Leeuwen(1996)提出了构图意义的三个维度：信息值，取景与显著性。Painter 等(2013)对此框架最重要的发展是将具有争议的信息值框架改为版面布局(layout)框架。结合 Martinec, & Salway(2005)的图文关系框架，他们提出视觉叙事语篇中图像与文字的布局关系。Painter 等(2013)指出图像中横跨两页的图像可视为一种宏观框架，其内部可有其他框架，即框架(framing)。

框架是常见排版的手法之一。它既是绘本画面的部分构成，而且构建了视觉叙事的重要元素。在版式设计方面，除少数例外，《美丽的新年》中的画面均未设置边缘框架，这给美丽的冒险带来了一种自由感。在开篇，非绑定(unbound)的选择与自然的绘画风格相结合，使读者很容易认同这个儿童角色。

3 多模态语篇的图文联动机制

从历史上看，视觉和文本数据通常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独立研究。绘本在本质上是多模态的，通过融合了图像和文本来传达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进一步的视觉线索，这些线索可以让整体叙事呈现微妙的意义。可见，多模态图文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考察视觉叙事中的图文组合方式和作用机制。(诸葛沂, 2024)

Barthes(1977)的研究阐述了图文之间存在着“锚定”，“说明”和“接递”三种关系。简单来讲，在语言和图像两种模态中语言承担了主要叙事任务的即为锚定关系，说明则相反，它是指在图像起主要作用，接递则是指文字和图像是合作关系。通过上述文字模态和图像模态分析发现在该绘本文字关系以锚定为主。没有相伴随的文字提供语境，图像的视觉冲击只能作为感

官乐趣的源泉。



图 2

上图中搭配的文字是“……虔诚跟鸽子和猪说着‘新年快乐’，”图片内容显示的是美丽拱手作揖，如果没有文字描述，读者可能仅仅会认为美丽在自言自语，而不会认为美丽满脸天真的在和动物们交流，更不会了解到美丽纯真的一面。

与图 3 搭配的文字是：“美丽来到了一家玩具店！”画面展示的是美丽在欣赏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像，如果没有文字，结合上文，读者可能也很难领会到美丽已经去到了下一个场景，而不是还在欣赏马戏团表演当中。因此可以说它的图文关系为“锚定”。



图 3



图 4

图 4 中与它相对应的文字是“财神桥下挂着一个小铃铛，铃铛下躺着一个干瘦的道士，嘴里嘟囔：‘一个铜钱，打响铃铛！你就能够，财源广进。’”对于这张图，只看文字可以知道小朋友们在桥上祈福，只看图片也可以了解到画面中人物的行为。文字利用其叙事的线性优势解释图像，图像以非线性的形式弥补语言文字叙事，两者是为同一个主题相互补充，借助各自叙述优势来完成叙事的，因此可以认为它的图文关系是接递关系。

总结

绘本的叙事表达中，不仅通过图像和文字表达叙事的故事情节，同样也包括了图文的关系，以及色彩等元素的视觉叙事语言，这些要素互相牵涉，共同作用于绘本的完整叙事。在《美丽的新年》这本绘本文中，作者采用占比较多的物质，行为和关系过程小句类型体现其叙事操控的能力，对于图像表征，首先从人际意义探讨单幅画面中的图像及人物地位的转换。其次，从人际意义方面探讨聚焦系统以及人物与读者的关系，绘本展现出直观线性的视觉叙事方式，符合儿童的认知体验。最后，从非绑定的选择讨论绘本的语篇意义构成。

参考文献

- [1]Barthes. Image,music, text[M]. London:Fontana, 1977.
- [2]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 [3]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4]Halliday, M. A. K. Some notes on “deep” grammar [A]. In Halliday, M. A. K. (ed.).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 by M A K Halliday [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1976.
- [5]Kress&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56-89.
- [6]Nodelman, Reimer. The Repertoire of Theory[J]. 2003.
- [7]Painter, C., Martin, J. R. & L. Unsworth.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 [8]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M]. London: Equinox, 2013.
- [9]曹进, 杨明托. 基于及物性系统的网络新闻生态话语分析[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9(2): 136-144.
- [10]冯德正, 赵秀凤. 多模态转喻与图像语篇意义建构[J]. 外语学刊, 2017, (06): 8-13.
- [11]冯德正. 视觉语法的新发展: 基于图画书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J]. 外语教学, 2015, 36(03).
- [12]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 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 广西: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 [13]胡勇. 概念意义视阈下多模态叙事绘本图文关系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06): 104-111.
- [14]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5]黄培尧. 浅析书籍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及其设计方法[J]. 艺术科技, 2014(03): 340.
- [16]劳伦斯·泽阿根. 什么是插画设计? 第2版[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 [17]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 (5): 1-8.
- [18]龙迪勇.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11): 24-34.
- [19]许西萍, 彭宣维. 及物性过程模式重构[J]. 外语教学, 2017, 38(4): 18-24.
- [20]张欣媛. 图与文的互动——论儿童图画书中叙事节奏的表现[J]. 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02): 6-11.
- [21]诸葛沂. 多模态视域下漫画艺术叙事及其文图关系研究[J]. 艺术评论, 2024, (05): 46-60.
- 作者简介: 乔艳玲(2000.04), 性别: 女, 民族: 汉, 籍贯: 山西省晋城市, 单位: 东北林业大学, 学历: 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学。